

2026年2月11日 星期三
首席编辑 郑毅



Oriental Sports Daily
东方体育日报

米兰冬韵

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特刊



A5

在雪橇世界中，听见中国声音

——专访米兰冬奥会雪橇项目仲裁委员武大伟

在科尔蒂纳滑行中心的米兰冬奥会雪橇赛场，比赛间隙的场馆中控区领域内仍分外忙碌，出发信号灯、计时系统、裁判通讯轮番被确认，赛道冰面状态随时被反馈……站在场边，不断与国际官员、各队工作人员等相关人士沟通细节的，是中国雪橇界的一名“老兵”——武大伟。

作为国际雪橇联合会官方选派的米兰冬奥会雪橇项目仲裁委员、哈尔滨体育学院冬季奥林匹克学院副院长，武大伟既参与本届冬奥会雪橇项目的竞赛运行、承担多项仲裁核心职责，也几乎完整经历了中国雪橇运动从“零起步”到“站上世界舞台”的全过程。

中国雪橇，从零起步

2015年7月31日，北京申办冬奥会成功。一个清晰而坚定的目标被写入中国冰雪运动发展规划——全项目参赛。

“但在那之前，中国是没有雪橇国家队的。”武大伟说，早在中国尚未组建雪橇国家队之前，国际雪橇联合会曾在日本长野连续多年举办面向亚洲国家和地区的发展训练营，鼓励更多亚洲运动员接触并参与这项运动。“那时我作为哈尔滨体育学院的代表，开始尝试组织运动员去参加，这算是中国雪橇最早的火种之一。”

2015年8月，雪橇项目国家集训队组织第一次跨界跨项选材，有雪橇项目相关经验的武大伟作为中方教练员参与建队与备战工作。问题接踵而至：没有赛道、没有经验、没有可以照搬的模式。

最初的选择，甚至不是在冰面上完成的。体能测试之外，运动员要在有坡度的公路上使用轮橇滑行，通过标志桩，考察对器材的操作感。“最终从20多人里选出11个人，直接送到德国，上冰训练。”

第一次站在欧洲雪橇赛道前，陌生感几乎笼罩了一切。

“运动员们都不敢跟教练说害怕，但我知道。”武大伟回忆道。雪橇滑行不仅速度极快，还要求运动员在短时间内记住线路、发力点和节奏，并在结束后向教练准确反馈。但中国运动员第一次上冰时，“脑子一片空白，什么都记不住”。

此前在德国进行的陆地轮橇训练，更给不少运动员留下心理阴影。轮橇摩擦力大，一次失控就可能造成严重擦伤。“有运动员外套都被磨焦了，擦伤十分严重，需要前往医院进行治疗。”

当这种“用力过猛”的习惯被带到冰面上，结果就是频繁撞墙、翻橇。“一度没有一个人能顺利滑下来。”

“那时候真的很艰难。我们既要应对运动员的挫败感，也要面对外界的质疑声。”他说，“但你必须承认，这就是从零开始的代价。”

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作为队伍中方教练员的武大伟给外籍教练的态度始终很明确：这是正常阶段，一定要给运动员信心。“这个项目我接触得比



较早，了解它的特点，也始终相信队员们需要时间去克服困难、找到节奏。”

转机出现在2016年年初。“记得就在圣诞节后，在奥地利伊格尔斯赛道，两名运动员突然‘开窍’了，她们开始真正理解教练在说什么，开始有在冰面滑行的感觉了。”武大伟记得很清楚，“那是胡慧兰和王沛宣。”

北京冬奥，站上世界舞台

北京冬奥会，是中国雪橇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站到世界舞台中央。

在那届冬奥会上，中国雪橇队首次实现冬奥会全项目参赛。而在赛场之外，武大伟的身份也发生了变化——从国家队教练，转为雪橇项目竞赛副主任及裁判长。

“教练的核心任务，是运动员；而办赛，是协调所有人。”他说。

场地冰质如何保持、出发流程如何衔接、车辆如何调度、更衣室空间如何设计，甚至运动员头盔挂钩之间的宽度，他都需要向不同业务部门反复解释清楚。“一切从运动员出发。”

2021年11月，北京延庆的国家雪车雪橇中心“雪游龙”迎来建成后首次雪橇项目的国际训练周，那是武大伟记忆中最艰难的一段经历。受疫情影响，两次国际训练周被合并为连续14天，再加上测试赛，前后持续21天。

“每天清晨5点出发，半夜12点回酒店，最多睡四个小时。”武大伟说，测试赛结束那天，裁判员们在终点区把他抛向空中庆祝。

北京冬奥會结束后，国际雪橇联合会方面在交流中对赛事组织工作给予高度赞赏。“他们对我说，在这样特殊的情况下还能把赛事组织到这个程度，只有中国人能做到。”

把路铺向未来

米兰冬奥周期，中国雪橇队在奥运资格赛中拿到全项目参赛席位。这一周期，中国运动员的成长轨迹清晰可见：男单选手鲍振宇、女单选手王沛宣，男双组合居巴依·赛克依/侯硕，女

双组合古丽洁乃提·阿迪克尤木/赵佳颖，在这一周期的世界杯、世锦赛等国际赛事中都取得明显进步，稳定性和技术完成度均有明显提升。

更具标志性的是，在2023—2024赛季雪橇世锦赛上，中国队获得团体接力第五名，并在本届冬奥周期中自动获得团体接力参赛资格。

“这说明我们已经不再只是‘凑数’。”在武大伟看来，中国雪橇真正的“底座”，正在逐步形成。

首先是赛道基础。“雪游龙”的建成，不仅改变了中国，也改变了亚洲在滑行项目中的位置。“过去，赛道几乎都在欧洲，现在，中国有了这样一条高规格赛道，使雪橇等滑行项目在中国本土乃至亚洲地区具备了更为稳定、可持续的发展条件。”

其次是人才体系。北京冬奥会上，陕西、内蒙古、东北、广东等地陆续组建地方队；退役运动员转型教练；通过国家训练营进行统一选拔，青年梯队开始逐步成形。

此外，中国正在尝试设计雪橇器材，并完成了陆地轮橇的自主生产。“虽然还只是起步阶段，技术还不算成熟，但我们一定要迈出这一步，如果永远依赖外国器材，项目发展一定会受限。”

北京冬奥會后，武大伟也逐渐走上国际雪橇联合会的重要岗位：2024年韩国江原道冬青奥会技术代表、雪橇世界杯技术代表、雪橇世界杯仲裁主席，直至此次成为唯一来自亚洲的米兰冬奥会雪橇项目仲裁委员。

“能获得国际组织的认可，在这个项目中发出来自中国的聲音，更多的是因为我的背后有一个强大的祖国。”武大伟说，国际组织对他的信任，离不开中国在冬季项目上的持续投入和赛事组织能力的不断提升，也离不开国家为专业人才提供的发展空间。

赛场上，出发灯再次亮起。橇刃划过冰面，清脆作响。

“中国雪橇走到今天确实不容易。”武大伟说，“但现在，我们已经在世界坐标里，有了属于自己的位置。”

中国短道速滑队获混合团体接力第四名 遗憾失误，错过领奖台

本报记者 张立

利晋级半决赛。

半决赛中，公俐、王欣然、刘少昂、孙龙代表中国队更进一步，以2分38秒375晋级决赛。值得一提的是，劲敌韩国队半决赛中被美国队绊倒，排名小组第三，无缘决赛。第五到第八名决赛中，荷兰队以2分35秒537获得第五，创造了新的奥运纪录，离世界纪录也仅差0.02秒。

四年前北京冬奥的辉煌时刻仍历历在目，中国队正是在混合接力项目斩获中国代表团首金，开启夺金征程。昨晚，观众的目光再次聚焦这片洁白的冰场，期待短道健儿续写“首金传奇”。

首先，1/4决赛战鼓擂响，中国队派出公俐、张楚桐、林孝俊、孙龙四位运动员于第三组迎战加拿大、比利时、哈萨克斯坦，开启卫冕征程。中国队以稳为主，凭借默契配合和战术执行，以2分39秒193的成绩位列第二，顺利晋级半决赛。

时隔二十年，重返冬奥会男子5000米赛场

完成一次隔空“拉勾”

国纪录，同时刷新了世界青年纪录。

回望那个改写历史的瞬间，刘瀚彬依旧动容：“心里说不出来的感觉，就是想哭。”从7岁接触滑冰，到19岁站上冬奥会赛场，刘瀚彬对滑冰的热爱始终赤诚。“这是我氛围最好的一场比寒，我完全享受其中，怎么‘淤作’（吉林方言，意为舒适、自在）怎么来。”

接触速度滑冰以来，刘瀚彬始终专注于5000米和10000米的项目。“长距离时间更长，你更能享受比赛，更能感受在这个冰面的技术动作，感受一切。你能听到赛场上的欢呼声，能听到所有支持你的人给你喊‘加油’。”

冲过终点线的那一刻，刘瀚彬第一时间向着正前方挥舞五星红旗的观众挥手致意。“在异国他乡比赛，看到国旗就像看到自己家里来人了一样。”这份来自祖国的温暖与支持，也是他一路坚持下来的力量源泉之一。

谈及时隔20年中国队重返该项目冬奥赛场，刘瀚彬谦逊地表示，前辈们也非常优秀，这次能有所突破，得益于训练方法的改进。“我感到非常荣幸，是我拿到了这个参赛资格。我也感到非常开心，因为我觉得中国队很快就会和世界速度滑冰5000米接轨了。”他说。本届冬奥会，刘瀚彬的征程尚未结束。接下来，他还将在男子1500米和集体出发比赛中。

刘瀚彬的微博账号叫“成成小飞侠”。正如这个名字，在米兰的冰场，他用一场“淤作”的滑行，兑现了无声的约定，也突破了自己。“我在享受比赛，我觉得我已经‘飞’起来了。”他说。

·新华社·